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觀光

盱江集卷二十八

宋　李覯　撰

書

寄上富樞密書

慶歴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閤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内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況樞密肇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

也覦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煑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

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已别營夜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無聊之人塡壑是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

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戒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塹其前狐鳴烏合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閩人為弓手鄉閭之内驚擾百端曽未幾時已聞停廢

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逺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甚駑怯亦預收録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繇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為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頼陷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

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為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輭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恵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闉自為盜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唯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

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為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㓨將帥之材在乎竒偉而

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皆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删其尤無用者降隸于廂既减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搆扇之姦去其鄉則爲興發之漸仍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

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部宜命大臣為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歳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吴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况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絶異曩時民力罷羸

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紛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觀自惟迂闊之流實無榮禄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敺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覬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

多矣所著慶歴民言三十篇謹録上獻伏惟少賜觀覽
仰犯鈞台豈勝慚懼不宣覯再拜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将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覯謹西
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閤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十有
一年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
愬宗廟有神社稷有靈佑啓聖心廓然日出擯讒説於
九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

萬幸甚千萬幸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覬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討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於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籌深策遠蓋非小子所難窺也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

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姦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荆揚無安堵之氓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隔以江湖朝士亦不欲來比於四方最為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覩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怳惚蓋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使百越

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官不得人之弊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覲以節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死夫人豈有科名哉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跅弛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政馭無恥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策

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幸智髙豎子本無遠畧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秖以行破公文何曽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古方伯連帥者且宜慎柬每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天駕登單于臺元帥

勤燕然山無南顧之勞擾況當平世誰敢動哉覯慶歷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違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賦欲干衛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録一本塵玷台座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年有幾唯未死間不逢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呫囁上瀆威尊伏惟哀其狂而寛其罪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孫安撫書

皇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覯謹再拜奉書安

撫容學諫議節下靚病卧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方之
事載驚載喜已而泣下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里間火
熱湯沸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天下者一
來鎮撫竊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為周家草木
在行葦之詩矣今也傳言節下當来有如司命仙官將
自天降荒陬士女罕識貴人賢人孰知所以來之旨愚
心耿耿實異於衆輙緣漆室憂魯之義顧有以控告不
幸酷罰在身未經祥禫請見則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

惟思罔知所措忽覩牓示令實封廂來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苟應募而言是傭徒鬻賣之道高潔之士得不唾其面哉退又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傾忠之意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嗟乎今之天下何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忘身者誠不易得凡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時數年間天

下之民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南蠻又叛數月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絮而智高方擁美女在珠玉堆中坐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有益故也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刼之尤者耳愚嘗謂彼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能久彼焉得跳梁若是哉何謂彼失于久當其自邕而來所過諸郡突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分留同惡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實攻虛直趨英韶南雄以扼大庾

使江南之兵不得過雖廣西兵來而東路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仲子怯師囊橐中物耳舍此不為而為持久之計豈有人作賊深入主國無饋糧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不去以待王師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也何謂我失於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母弟周亞夫尚不可救況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則無路糧食當有限寳貨豈

可餐越月踰時自當乾死況蕃漢烏合其心不一力盡勢窮寧無疑貳購賞在其前斧鉞在其後智高之首何難可致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今一也豈有人為將乘驛會師與士卒未嘗相識昏至晨戰挺身入賊如此雖豫讓為軍負要離作前級有何恩義能使之用命也以侯伯富貴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遠近聞之莫知所由皆以賊為鬼將神兵非人可敵故鋒刃未交而心膽已碎後敗甚於前敗今日甚於昨日徒使狂童謂天無綱此

所謂我失於速也自有事以來江湖之間誠宜設備然所以備之豈其道哉豈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哉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得為節下盡言也嗟乎疾在四支皆知護心腹矣恐風氣之内入也而不知用藥無節則心腹自生疾敵在嶺表皆知備江湖矣恐蠻寇之内攻也而不知作事無術則江湖自生變四支之於心腹嶺表之於江湖其遠近緊慢以節下之明固不待人言也嗟乎彼智高者終何為哉歴覩自古豈有如彼等人能成事

也彼之所至奪人財物燒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婦女人之仇讎無甚於彼者安能成事哉但恐嶺表未定江湖日貧而羣盜起耳夫羣盜者初不足畏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火或數十火然後以小合大以近合遠遂成千人萬人耳雖然此等亦安能成事哉賊殺既已甚天誅所未及於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忠借義以討賊為功以要王爵以歸民望如孫堅父子漸不可制此愚心之憂也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國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

之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奈何因循不以賢才守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誠得左右前後之臣及負大名如節下者數人使居潭洪荆昇揚杭福州兼節制一路屬郡官吏得自廢置然後可以言利害官不得人雖言之誰為行哉朝上千疏暮降百勑付之曹司適煩擾耳如曰得人請試言其畧今之先務莫若使甲兵不闕盜賊不起民不至無告士不至失職如此者凡十事一曰諸州舊有宣毅百數雖云不武悉已南征昨者調鄉弓手將以

為衛縱今未罷復何可憑且勿論其人勇怯彼弓手之家固不在城安有盡室已落賊中而肯一身更為官守鳥驚魚駭事灼然矣愚謂守城當須城中之人人生尚氣愚智皆同嘗觀角觝與競渡之類一坊一巷互爭勝負千百為羣至相殺害何者恥居人下故也官之使民曾無激勸點簿呼名若牽牛羊彼何興味而為之哉今若為廣場於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為衆服者寵異之使率其黨以閒暇習諸兵仗勿為名籍各任去來既不

妨其業又得以自由於是制為勸賞之法凡若干日一試其藝有地税者常憂執役試中則與移下名有市利者唯患當行（胡剛切）試中則與免一次胥徒以此差補僧道以此披剃凡百施為必先武力至于有罪亦當原情苟非害人得以功贖如此則人可以日添藝可以日進比屋之民皆為甲士可也然後柬置帥長潛加部勒志定氣剛誰不可用況家貲在内血屬滿眼倉卒之時必得死力二曰昨者鄉弓手萬家五百人大縣至一二

千人不謂不多然而驅之來就郡邑廢其耕耘離其骨肉負米擔錢闔門在路是不便於私也手執戎器心在閭門藉此虛名影其色役是有累於公也今若於村落之中每十數里為一教場使其人負各以閒暇就便集之既不妨農且無所費當戶差役勿復與免或其有故則許兄弟子姪遞代乃是一人在籍數人習兵其餘戶口及寺觀童行願教者亦聽勸賞之法一如城中如此則保全鄉里扞禦疆界求之人情必可倚賴三曰古之

治民唯欲富庶今之治民特惡豪右夫富豪者智力或有以出衆財用亦足以使人將濟艱難豈無其效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蓋多於主户矣若許富人置為部曲私自訓練凡幾度試勝兵至若干人或擒盜至若干火者授以某官仍寖進納之令以一其志凡人既得以兵自防又得以官自進苟有餘財其誰不勉歲年之後千夫長百夫長不難得矣周禮鄉為一軍未聞反叛秦人功賞相長何患豪強大有為者宜無猜忌四

曰人之為賊亦有其漸始則黑面夜行僅如狗鼠或掠小家子或刼獨行客鄉亭之吏知而諱之不告于公上故使長惡不悛積小成大蔓草難圖有自來矣鄉亭之吏諱之何也凡今賊發之地必責以賞錢縣尉未下馬者壯已責田破人之家前後不少為耆壯者懲其若此須求被刼之人願陪所喪之物與其賞一二百千孰若陪一二十貫但知惜費豈復畏罪哉賞所以得賊亦所以失賊諱之之謂也然非厚賞則賊不可得矣官不能

備必出於民顧當改制耳愚謂莫若鄉置賞社計戶等以斂之命富人以掌之用盡更斂以此為常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耆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戶同力其數則少其斂則緩既免破家誰肯縱賊五曰茶鹽之禁本非便人經費所須蓋不獲已江嶺之交最多鹽賊起而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為衣食與商賈何異哉惟其犯禁耳俗吏不明事體武卒又貪賞錢不料形勢多方伺捕彼自以

其罪重寧鬬而死幸而不死豈得復為平人哉求活草間固其宜矣愚謂當少緩之百姓日用不可使知姑以用度不足某事某事權住給賞如此則伺捕者宜其縮手犯禁者得以安心茍能加以仁恩亦可錄為死士六曰大抵東南土田美好雖其饑饉之歲亦有豐熟之地比來諸郡各自為謀縱有餘糧不令出境昨見十程之內或一斗米糶五六十價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價雞犬之聲相聞而舟楫不許上下是使

賤處農不得錢貴處人不得食此非計也況於境内又有禁焉止民糴以待官糴是也且賈人在市農人在野糴之則米聚州縣不糴則穀留鄉村徒為日日修城池而不筭其中蓄積亦可笑矣若曰官糴數足然後放民糴俟河之清耳官糴價一定民糴價漸高難易如何哉愚謂當弛一切之禁聽民自便仍為著令以告後來七曰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廕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承平滋久仕宦寖繁況朝

臣之先又在贈典一人通籍則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門方係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為今之民蓋亦難矣愚謂三丞以上官及正郎以上子孫若贈官兩省以上自可且從舊制其餘一例給使如此則農夫稍得息肩世胄亦無自惰八曰今之賦稅較古則輕唯諸攤配大為煩費夫攤配之物皆受直于官比之市價不甚相遠然而村民或去州縣一二百里既難裹足且畏後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幹其事

官未得銖兩民已出斤鈞執耒者所以無聊游手者所以專利愚謂莫若使諸縣凡有求物則選邑中富而好善者一人委之集事仍須令佐躬行檢校事畢之日計其實所費錢使民償之如此財用可以無枉困窮可以更生九曰今之卒伍餼廩甚厚而人不願為者何也徒見其貧窮耳餼廩厚而貧窮者患在兼并卒伍而可兼并者亦勢之然大凡從軍多是單獨初來營壘未有妻孥居則無屋用則無器於是兼并者得將養女召為贅

壻今朝有室明日上綱在路日多住家時少故其一女可當數夫既以家口為名即是衣糧入己嘗見一家養十二三女請五十餘分而所養女日夜紡績與其家作婢耳饑凛歸於他族貧窮切於己身不死則逃非偶然也愚謂莫若使諸州凡招到人官為昏娶及置屋宇什物使得成家然後遠役如此則不唯存恤見兵亦足招延來者十曰今之發解謄録封彌鎖曰至公諒非遠慮識平側者昂昂哂笑談王霸者往往退藏究苦之聲遠

近如一愚謂宜復祖宗之法以求郡里之譽凡諸征鎮亦許辟除如此則人望有歸學者知勸原夫之輩得之何補跅弛之士失之可惜飢寒不如兵死寧免生心英雄落我彀中乃為上策嗟乎弱甚矣憂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愚言雖末奇節下亦無忽勿與儒生言儒生必罪我勿與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復生商君不死天下乃安矣靚慶歷四年有上樞密富諫議書一首俄聞富公出使河朔未知其書達與不達慶歷六年又有

長江賦一首天險難升無路通進今各寫一本去願節下覽之足以知愚心之憂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十四矣結髮脩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為試助教雖云冗散猶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說徼幸節下明察知其無意於酬賞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十卷此乃愚心所自意可以備乙夜之觀者節下幸問焉當獻其藁忉忉之懷未盡於此儻容白帶以見宜有面言不宣覯再

拜

上蔡學士書

日月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再拜奉書諫院學士從者伏以王佐之資在言責之地有行下國將歸于朝志義之士靡不欲效肝膽於車下矣覯不肖郡縣之得失軍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雖似小而患則甚大憤憤於心弗能自已者願一言焉同郡有鄒子房自前年游京師去年秋寄書于其家自言因奏封事得恩為齋郎

鄉人以其無行也初未甚信及見北來者且問諸邸吏皆曰無之於是鄉人愈疑其詐矣今玆來歸果無禮部補牒獨執御藥院文書一紙以為符驗而沿路郡府僉以衣冠待之本屬轉運不疑其欺又給憑由使興置銀銅坑冶因縁形勢蒙蔽州閭萬目蚩蚩無敢明辨噫可怪也靚竊評之曰以御藥院文書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耶且三者皆可為之切齒也御藥院文書可行則國家之禍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補

牒而不以隨身皆子房之罪也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示天官之不敢私也況武祖文宗防萌杜漸上設中書樞密院下分臺省寺監所以夾輔聖政互相關防齋郎雖微然須勑下禮部而後給牒收補今秖欲憑御藥院文字不必朝省指揮則是宦者奪宰相之權王命出小臣之手禍亂之本莫斯為大女主幼君尚不及此陛下明聖焉得有之此可為切齒者也若以其書不可行用則安得執為符驗藍衫木簡便稱官人乘馬從徒平接

有位國之常刑將焉用也且齪齪一夫飾以巧言自淮
徂江若履無人之地設有大姦大賊造為妖妄誘脅州
縣則孰能辨之哉太宗時李飛雄詐取驛馬騎之稱奉
詔縛清水諸將入秦州將斬之以叛賴宗社之靈使自
漏泄耳萬一復有此事其將奈何此又可為切齒者也
若謂已受補牒而寄留在外或質當錢物則是輕我君
命重乎貨財輕君命則無為臣之禮重貨賄則非奉公
之人以此入官未知安用此又可為切齒者也凡此三

者干涉大體不可不言而西望帝閽邈數千里言可及乎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學士其惜一勺水以快我心哉靚與子房舊相往來別無嫌隙齋郎職位非佳靚誠不肯嫉妬子房名位未著靚又不與爭能言之至此蓋公議也況子房不憖妄冒惟務驕矜齋遠近書題假轉漕符牒以興置銅銀之號結太廟齋郎之銜當大路卓彩棚椎鉦鼓引百戲周遊城市朝謁聖祖而後歸呵止行人淩壓尊老意氣滿溢無復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伏惟學士有名於時以道贊國如此等事寧不動心萬乘之貴尚當規正矧此蕞微豈難辨理昔者學士未作諫官時常刺諫官之不直今既作諫官矣無為他人所刺伏恐朝車到此迫於人事無暇省覽謹遣人投書道左試財擇焉不宣覿再拜

上王刑部書

轉運刑部明公執事覿天生愚魯棄置數澤鱗鬐坐枯風波不到伏承明公以臺郎之貴領州伯之重才名所

震曜賢德所照嫗姁回醉心良善吐氣如九鎮之柱天
韋山莫不仰四瀆之紀地衆流莫不赴士之歸者唯恐
在後而覩貧煎其家病縲其身隔數百里無階請見自
甘屛逺何所顧望不意近日一二有位自北來者乃言
明公過垂聽察深録姓名不唯寘之齒牙且欲引諸門
下一聞髙義慙媿累日人之不遇者必曰時命若覩也
獨命窮耳於時豈有不遇哉自古正身立行負抱才業
而遭值昏亂不為人知辱在餓隷或老死岩石名字磨

減銜寃厚夜者夫豈少歟小人無似幸生明時當路無朞功之戚舉家無拳握之貨馳騖無力請託無緣而賢卿大夫雖未相識往往知其所為何不遇之有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苟由當代豪傑共相采色使得光顯于後則萬鍾不足校也豫讓一家僕耳以衆人遇之則以衆人報國士遇之則以國士報吾黨之受知者宜何如哉既未得謁於閽人且欲窮極紙筆鋪張其言冀明公多見其藴積則又念今之進者假儒之言已進而言

不驗故真為儒者羞自言明公徐而察之可也何遽言哉聊寓書以謝左右伏惟照其心無責其禮千萬幸甚不宣覯再拜

與胡先生書

覯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道曽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夜寐往來每知動靜俗衰禮壞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吁呼手提古道以陂障末流使東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

覯於先生齒卑德薄然其所留心何嘗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雖虞詠舞唯恐其舉之不高馳之不疾也茍有聞見敢不盡愚慮於左右伏念曩者為會以羈旅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間所以剬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所著文為患者喜而讀讀而疑謂先生之辭或者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辛察其區區竊覯原禮篇曰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

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强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云云覯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為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强而制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强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為功師欲以為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唯禮為能順人情豈嘗勉强

之哉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為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為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為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為君臣之禮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為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為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為之喪禮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為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為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為鄉飲酒之禮凡此之類雖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是情而

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為罪辜為離散斸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畧如此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怨

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囿鳥之於紲魚之於沼也而
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
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
幸深思之萬一愚言可取則願告於不知禮者曰無近
於囿汝有山藪無從於紲汝有飛翔無入於沼汝有江
湖云爾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
師若司命焉又覯送程令序斥言令之縣令不得其人
而末一句乃曰與家君有代授之契如是則尊公亦令

之縣令耳蓋文之大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顧少稱述不然則削此一句以存有隱無犯之義甚善覲非好辯者顧先生之文學者所信一有玷缺為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千萬自愛覲再拜

答宋屯田書

屯田宋公執事覲近者刪定劉牧易圖繼之六論僅草具未甚行一來貴土日接高誼乃知執事舊有王劉易

辯其大畧不異故不敢自疑以塵于席次執事忘其陋寡遽貺以書謂聖人之道晦而復明劉氏猶大盜既逸而成禽豈復能為梗然六經近為狂妄人所椎埋如是者甚衆且使覿堅其壁主其盟執事當奇所謀鳴鼓而陣焉主盟之命雖不可當若狂妄椎埋豈惟執事患之抑愚心未始釋然也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葢喜其本末為世人所損益也至於漢儒若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王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

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於周禮則備舉先鄭杜子春解此葢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為得姑兩存之以俟後聖耳況夫一家之學必由君命而後可行以劉歆之才在哀帝之側嘗欲以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尚為諸儒不肯置對光武之世議立左氏而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至和帝時始得立學其難而慎也如此未聞有不請於帝不謀於朝而能以一人之私鼓舞天下者也歴觀五經傳注及正義誠有未盡善志於道者宜其致詰然但當著

為私書或言於同志庶幾其說不泯絶後有知我者則先王之道明如是足矣彼官為博士居天子辟雍將造成多士以待官使者也初不奏立某氏易某氏春秋俾有司策試一用斯義而乃專肆己欲棄傳違注敺學者從之其可乎哉學者顧師資之禮不得不從有司執注疏之義不得不黜無乃非長育人材之意邪矧博士之官靡常其人茍各用所見不為定準今博士説如此後博士又如彼則更數十百年天下之士為儒為墨為釋

為老未可知也此患甚大不可不救而覿也貧賤委頓無錙銖重雖學者稍稍聽信然悠悠之流衆寡何如哉覿與人作一記一序猶未免在勢者或蚩蚩輩有所改易陳言褻語塗穢金石後人弗知將以我為戲焉况能主盟聖域集第一之功乎誠尊命之不可當也執事文學豐富爵位進長既有其道且得用焉指撝人士將無不可苟鳴鼓而陣則覿雖不勇請當一隊必有藉手以報不宣覿再拜

答李覯書

覯白宗人祕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甚大惠覯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意以道藝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後有孟荀揚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黄州孫丁張晦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畚土壤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閫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寂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茍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矧曰前賢之閫哉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乎足下欲以為法當考其所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也孟氏荀揚醇疵之説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子之書已泯絶唯中説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義往往有奇奥處而陷在虛夸腐脆之間隋書無本傳又不得案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物茍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

州團功德卓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
韓之奇於正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
者如京先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
諤諤有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
有所建明而貽天下之禍為吾徒羞晦之之辭不奇諸
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
洪範王霸篇籠絡天人錘鍛古今雖子厚好為論尚未
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踈俊得罪于世故立身

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盖為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髙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與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李覯白

答黄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覯所為景徳寺及邵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覯不肖然其為文有新意處恐學者疑唯欲人問因詳說之而譊譊之徒背憎

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觀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期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時而輙渝哉惟漢傑觀厥二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兩

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
月半薦新啓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
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漢傑必不暇曰
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
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
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茍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
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叙其傳法始卒甚
詳此誠文勢不得不然吾自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

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迦葉
者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盛也非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若夫按白居易
碑迹景雲大師之事蓋取其與顔太師眞卿等友善嘗
公之大節古今鮮儷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
韓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
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
覼所謂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

庸數句間漢傑以為仲尼子思羣聖人之作述豈與此等說較論而爭衡邪是誠漢傑之不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淫辟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乃曰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晃弁銜匐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思與之較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之矣何必去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

得已尚不如學老莊其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數句間其輕重如何哉漢傑責於人無若是之暴也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無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與人同豈彼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無一句一字與聖人合者也譬諸

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虚者則補之熱者使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無不治也聖人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瀉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熱於冷亦然故用藥失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與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為則金園寳刹碑版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

道頗正漢傑何不視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得已猶可謹歲月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豈嘗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塗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切掠昌黎若為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

折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覯之施為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漢傑察之十二月十三日從表弟李覯再拜

再答黄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前書以言浮屠事求問覯不才不能多自引過輙求義理塵於左右漢傑又以書稔吾之罪不勝大慙覯行於天下日聞其美不聞其惡於鄉黨惟仲容老丈時賜教誨然其人愼密雖終日請問猶未一言今

漢傑不惜累紙之書以為大患而靚如碩石焉雖有雨澤毋所受入而今而後不得聞過矣靚何人哉靚何人哉尚賴君子之心愍其孤陋苟有聞見更掛齒牙則叢爾之人猶有望也以多故未及請見

答陳特書

靚啓今日吳君坐中見僕夫捧三書以授我問克讓乃知其子姪以此為惠讀之皆今賢士大夫之文甚善甚善夫贈送之作惟師與友若老𦘕孔子顏淵子路言者

受者皆非偶然今覩與足下兄弟無一日之雅鄉井不同年齒差倍又非當大位言得失之地弗問弗求獲此惠貺私自惟念莫知所來無乃足下負大術業潛於山藪心之焰焰無所發泄假我以為題目乎不然未敢當凡所教誨皆我心思慮之熟者然夫子之道如天如神變化不測恨行計速不得與足下論其萬一若皆如來示則指掌而已何必從師而後知哉有言於覩者多矣如虛舟焉未嘗輙愠今足下兄弟言古而志高於愚心

未忍舍焉故此奉告且以為謝不宣覲白

盱江集卷二十八

盱江集卷二十九

宋 李覯 撰

雜文

原文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憙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

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
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
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
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
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
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
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
乃疑嘻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

異於二子者邪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皆彼之甚也

原正

祭非其鬼而求福焉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經則禱祠之禮煩設祝史巫覡其術近乎怪孰謂聖人而為不正哉君親人所甚愛也死亡人所甚惡也以所甚愛而之所甚惡有告之曰禱可以免雖聖人其如何孔子曰丘之禱久矣為己故也周公冊祝請代武王臣子之心也今

之學者自以為正人視其親愛之疾則曰有命噫正可矣曰孝與慈則未也不孝不慈而得正焉吾不願也

讀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也葢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雖十有五然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平居自慎重能處貧約一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三曰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四曰幽居不淫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忌一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二曰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三曰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四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五曰世亂不沮不苟合於君視利祿如土芥一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三曰上不答不敢以謟四曰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五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一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二曰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三曰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四曰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餘亦常事如席上之珍以待聘衣冠中之類

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

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揺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為之齇創而已耳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誚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如何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

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躬為弟子而忽忘若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㣲太魏公引義諫諍不為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盖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杜若如晦於萬民猶天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類其媚於唐帝則下文曰堯舜者是也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道也至脩春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

江都弑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云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云云 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素與吾言 夔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 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雖然不姦詐不無禮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也流俗之視中說如視佛書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尊之哉徒聞其未死時天地鬼神夷狄之君無不

尊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則奈何曰不害為聖人之徒

弔揚子

歲陰在戌兮其月季春望前三日兮是惟壬辰西書林以齋慄兮敢行弔于子雲嗚呼哀哉高廟不神兮借人以權新都大盜兮舂國之咱亟邪得志兮明哲偷安天爐熾炭兮璞玉不燃斂佐王之刀尺兮迴智巧乎簡篇何諸儒之喪明兮復培塿乎泰山夫聖者通之謂兮可

名而名之豈有常人昔成湯號伊尹曰元聖兮固商書之所不删夷之清而惠之和兮孟氏亦以為聖焉謂子雲之非聖兮何啻乎膠柱而操絃韓退之云大醇而小疵兮所論止于法言兹對問之細碎兮如入宫始見其堧垣伊太廟明堂之巨麗兮則盡在于太玄兼三材而用五行兮取度數於渾天日如蟻而右轉兮斗揭柄而左旋陰陽晝夜之會合兮非弄筆之所磨鐫其指在於三綱兮尤切切於君臣君道光而臣道滅兮尊卑之分

以陳消與息而相乘兮無盛滿之不疾顛言行禍福同
出於罔兮貴思慮乎未然必稱孝而稱忠兮與乎剝泰
而美新既廣且深兮浩浩東溟之瀦百川自哲人之萎
於魯兮獨子雲之書誰得而及肩惟視之八曰翡翠于
飛離其翼狐貉之毛躬之賊蓋小才之足以殺其身兮
俾愚心之懇懇奉新語以周旋兮庶全歸於窀穸彼叔
明之為注兮間或失而或得刻科指之不甚明兮匪後
生之能識今之從事於此書兮且説溺乎數術隱怪之

士借以為已有兮學者欲求而弗獲繄小子之不敏兮將大為之解釋下以行諸講學兮上以及夫邦國計其業之勤勞兮豈一朝而一夕困于内者疾病兮廹于外者衣食念一家之言兮終成之於何日天有意於此書兮使我壽考而强力不然子雲之道兮或幾乎息我思古人兮淚漣漣而霑臆

復說

孔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噫顏氏之賢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顏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

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禄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鬬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孔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爲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

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為小人矣

夔教胄子皋陶陳九德曰直而温寛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為之作復説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脩責

命可乎謹爾攸趍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愼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否之緊我之願言不以道幸其哀已食而揺尾彼獸之耻非道而哀尚盍耻之矧其無益祗辱奚為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遨以娛戒之勿渝天其舍諸

畫賛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為之辭

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弋陽縣學銘

慶歷惟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廷之東令弁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

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爲福敝漏之下誦弦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嘿堂銘

黄介夫尉鄖鄉作嘿堂以居使人來告故爲之銘曰衆人之嘿不材於天賢人之嘿保身以權止則爲澤行將爲川雖欲勿言安得不言

太學議

覩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
上法周室作為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朝或
似不便何者雖作辟雍必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
雍之上更有國子監也况辟雍之設非徒講授而已便
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籍田明堂鑾輿
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
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歎耶若欲太學不與國子監
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

律書筭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暉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為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在唐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為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為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有何害耶覲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

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覬以為不便果能廢國子監而興辟雍且脩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則非覬之所敢議也

策問三首

問孟子稱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竊

負而逃海濵以有所受之也觀諸周禮則有議親之辟大宗室有罪尚在八議彼為天子父而吏得執之是邪非邪抑異代之法不可同條邪二三子極言之

問夏之有德逺方圖物以鑄九鼎使民入山澤不逢不若其功大矣然所謂神姦者固為傀異之形而求近人邪抑能變化與人亂邪果其傀異則民之見者雖無有鼎亦知懼矣茍能變化與人亂則何形之可鑄邪當王孫滿之時鼎猶在周其所象物盖嘗目見非虚語也顧

言之失其義耳然則禹之為是咼其何意也

問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鄉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未見其說抑序官之妄邪則鄉州黨族閭比皆有職又不可闕然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策問六首

問太史公叙術學崇黃老而薄六經其論以道家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以吾觀之盖

不出夫易易非六經乎何其不察而遽薄之也二三子試言焉

問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説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明辨之無牽舊説

問韓退之謂楊墨之書尚有存者今之學者有學於彼

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吾考於墨翟本節用誠其所長楊則無見矣然乃孟子所謂為我者也歷觀士大夫之所以高人者儉陋為先儉非墨之流乎其施於天下國家恨未及也至於先已而後人持祿保位不以治亂累其心者亦楊氏為我之決矣及其論議尚嵬嵬然曰闢楊墨豈非化而不自知者哉噫時有變事有宜則夫二者為是乎為非乎將蓋而勿問乎將折以先王之制乎各言其畫

問春秋書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吾習諸此末始不舍業而嘆深矣先王之法也然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杜元凱曰所書之王即平王學者往往未知所傳今之儒生又有異意謂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蓋號令賞罰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書王以著號令賞罰之所由出若是則王非周也孔子藉之云爾吾心亦不安茲用商于二三子繹聖人之心懋君臣之義吾有望焉

問周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而於大司馬見師不功之文小司寇有詢國危之目諸如此類蓋非周公所嘗行若春秋舊凡亦曰周公之制而弑君之例存焉豈成王時有是也哉故學者疑周官凡例皆不出于周公二三子以爲如何

問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是時天子在上而孟氏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獎周室者庸非後其君

乎賢人之言必不徒爾盍各求其意

盱江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盱江集卷三十 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旴江集卷三十

宋 李覯 撰

墓碑 傷辭附

進士陳君墓銘

潁川陳君卒於天聖九年六月十二日葬於明年二月甲寅墓在南城縣太平鄉之塹陂將葬姪壻李覯叙而銘之君諱瑒字仲温産富家年少獨奮好學蓄經籍求師講問晝夜不敢息長於甲賦唐風詩時輩多所驚仰

憙技藝無不該者尤精玉筯書得斯冰體勢覔薦王府一不中會家禍作輙棄去不復有仕宦意君為人篤於孝慈幼孤事先夫人左右無違及居喪捽茹飲水終三年匍匐致毀瘠落肌肉僅能自活既除之後殆十載言及其親未嘗不歔欷涕下此皆世俗所不能者性復倜儻重節義閒人急難與其所不足若已當之族親友舊賴而濟者蓋可指數江吳之間其人信鬼禍習忌諱疾病死喪非其父母妻子率避遠之君雖於無服之親亦

必聽視悲慼致藥物療治愈有恩意於其死哭弔常先他人含襚歛殯多自經手其接人重厚有禮隆賤親疎訖不以顏色冷煖之然於論議亦不隱其賢不肖非深得古君子之道者其孰能如是邪既退居鄉里益脩田宅美池榭日召賓客飲酒遊宴賦詩相獻答亹亹不能自止鎸琢粉繪咀噍花葉務為深奇若新進爭名者怡愉終日弗以他事亂其間雖術業不施於時亦不為無所用其心矣卒時年四十六聞者無小大莫不嗟惋來

哭必盡哀至于役養無知輩悉旁泣竊嘆謂不復有斯人嗚呼可尚也已曽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比三世皆不仕娶東平萬氏順恵莊飭有理内法生男女八人長子某襲父之志以文行稱識者謂慶在是矣次某警敏守生業某亦志學某方成童長女壻鄧某應進士舉次黄某范某幼女許嫁范某皆著姓子初君之弟曰某旣勝冠與其婦偕死息女始絶乳君愛養之如已子長以嫁李氏銘曰

勤不獲祿善不克年謂天有知何死之亟謂天無知何後之賢嗚呼百世之下無敢壞其藏焉

處士陳君墓銘 并序祭文附

君諱文藻世家盱江實建昌南城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初以素門善治生終能喜事用儒術教子起家登朝其門既高其行益篤沈厚有智多歷艱難故動而鮮過為鄉黨法將有事者亦來咨謀自用儉節至義可為則不有愛其所周急浹于疏親性復謹禮

雖幼而卑必待以賔容未嘗見其懈尤耻爭辨踰數十年無一人獄在州縣者而衆莫不服晚節授家事于子孫其中休休罔有不足閉門終日不與塵俗風窓月墀樂以忘老年八十二慶歴四年十一月庚午卒明年及此月丙申葬于郡東之龍池夫人周氏既葬十二年矣故不祔子男二人肅孫進士第在官為能濟之重慎得譽于薦紳間以憂解殿中丞執喪無失禮次雍孝友而外樂善諸孫學問甚謹無不令人源深哉止而為淵行

而為川未易窮也五女嫁鄭其朱其范其朱其聶其皆

良族也既卜日孤以墓石來告乃銘之曰

洪範五福六極為天賞罰之柄今君既壽且富無久

疾病教子義方不謂不好德啓手足知免不謂不考

終命天之勸人何其盛哉何其盛哉

祭文

嗚呼公之年德遠出輩流子孫善良無身後憂人生及

此何所不滿送往以哀情猶未免昔我年少孤貧里中

惟公見遇與衆不同然諾之重有古人風薤露易乾隙駒難駐彭殤一揆瞬息千古設奠告誠後期無處尚饗

廣文陳生墓銘并序

陳生予同郡君平其名棊字也初以童子來學既冠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於禮部試下第歸而病後二年死葢年二十有四矣始吾竒其人神甚清氣甚和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其學業務廣其文體務大若駛長風中江而下假之日力則海不難到凡厥施為巖巖

見頭頟去其俗遠甚其父其又有行誼謂可以餘慶擬

之不意其短命也病日革尚不舍業或導以博奕解愁

憂則曰我為此益不樂拳拳文字間以即死嗚呼吾之

所好惡不類乎天之意邪抑天之意皆與人異邪或者

天無有心而人妄責之邪人亦無有主宰而自生自死

邪如何如何贈某官諱某王父也諱某曾王父也妻劉

氏有二女某死孟夏某葬仲冬某歲辛卯實皇祐三年

銘曰

古石崇觀今葬其旁死者無知則何所傷若其有知則顔魯公記麻姑山謝靈運詩華子岡雲瓌水怪夕景晨光尋羣仙之轍迹味古人之文章䰟兮優哉豈與夫愚鬼同鄉

進士傅君墓銘 并序

皇祐五年冬傅氏之子野請銘其考曰先父諱垂範字祖德娶鄧氏野中男長任少倆女嫁董張江氏壽六十有六今年七月癸亥卒十二月丙午葬墓在宅東北仙

羊峯下曾王父封王父寀父逢皆不仕遠祖家信州今為
南城人銘曰
君少篤學見稱其儕父隕兄落欲進不諧有田宅畔有
宅山隈既耕且養曰優游哉君之事母室為便户夜再
三起即訊安否君之事兄兄嘗病苦醫須人肉爰割其
股族有鬬死將質于官礙君其間縮不忍言閭善已若
見惡愀然教子與孫居如師門維孝與悌於君罔闕他
行雖百無乃其末命有夭壽時有窮達含笑入泉糞土

黄溍

聶夫人墓銘 并序

夫人姓王氏歙州某縣人曽祖某祖某父某葢富家歸于鄉人聶某今為南城主簿聶君之曽王父某王父某不仕考某贈禮部尚書兄某終翰林學士凡仕者數人族大以蕃而夫人宜之為婦孝為妻順為母愛而不弛事姑三十年未嘗帶芥既自治其家舉有法度於鄰里鄉黨慶吉弔凶以喜以憂若在己然見人之絶志於賙救力不足不

能自已教厥子必以禮義榮辱故克有成長男武仲進士及第其次南仲徽仲恭仲皆好學女壻程某閔某汪某亦為士季女未許嫁夫人每教諸子曰亟自立汝後顯榮吾不見矣皇祐三年來南城未及安宅夢人告曰爾在此二年而已五年疾病時武仲與禮部籍奏尚克聞之已釋褐有書至不能言矣夏四月十一日卒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載其柩還鄉以某月某日葬于某銘曰

死生命邪聖人罕言之雖其有命其可自知邪夫人

教子謂不見其仕及其登科而母死矣豈知而言邪抑偶然邪二年之意形於夢寐彼何神靈而告之丁寧邪武仲有文采諸子頗聰警姑務於德以求揚名則親之魂魄其不榮且幸邪草露溥兮松風淒兮生者能幾時死者無窮期萬物皆如斯又何足悲邪

鄒夫人墓銘并序

前此者聞新淦鄒氏有子曰廸九齡以文求試於臺遇疾罷去得神童稱今廸遺予以書且列其妣之行請銘于寵

于未識廸面剏非州黨媚族閨門之懿所不及知然觀庸
俗富而溢則驕其子使淪於欲若節信所謂以賄喪精者
往往而是廸生五六歲喈讀書屬詞句既毁齒西游仰視
九門虎豹之威而不怯惑有披青雲捧白日之志事雖不
果與夫冕弁而童心輩相去幾十百倍苟非胎仁乳義沃
染於初如土斯脊其奚以藝嘉穀也哉則其善狀宜不誣孔
子之言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廸未冠未克
光大于時懼其親之無傳求哀於我蓋亦孝子之節不可以

已故書之夫人姓楊氏蓋鄒之邑人曾祖某不仕祖某亳州防禦推官父某亦不仕其夫某學不得官以貲為袁州助教夫人之性順而明憙篇籍略知大指書樂之藝多所該綜早孤事母以孝既嫁未嘗一日不念母念之至則號泣廢眠食善於夫之黨外內無怨言羞服器玩舉有制節罔或踰侈唯廸一男不以恩克義且教且戒期于有立既不試而歸益敕之求師輔繼短增早日取其効一女亦尚幼而夫人即世年四十有五至和二年某月某甲子也越

其月其甲子葬于其鄉某地名噫昔陶侃母湛氏亦新淦人唯能資厥子交結勝己者然非侃强立以濟功名曷由致其母不朽之如此廼之巍未也誠能出溝瀆遂鯨鵬於天海間則楊氏之賢當不媿于古且使吾言見信於天下矣銘曰

宜神之祉　顧短以死　不在其身　維有子

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為

郡著姓父其尤善士有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GK異多智慮以兄宦學滕下少人廼顓治生若親之意其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閭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遠得以及羇旅爲有識所貴者緊君之力是頼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温凊益謹而田里益修彼仕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决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

所至輙禽郡守言其勞不報替授茂州司户兼録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黄其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符源銘曰

世無灾兵以做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讓

優游以卒歲復何歉於意哉

徐夫人墓銘并序

宜黄徐復皇祐五年進士出身南郊放選得贑縣主簿明年改元至和将輦其母之官未及期夏四月辛酉母死秋九月来告曰吾母李氏生十有六年而歸于徐其居百口姑之繼者四人吾母事之無蔕芥至于女妐叔長穉婦靡不得其歡心先人諱某官學且久吾母夙夜躬爨烹以禮賔客未始厭倦復十八而孤方肄詩賦吾母請于先祖使之卒業舉不利将退而服田又勗遣之

以䕶齒于下士命合之禄未登養器而遭大變平生惻隱以周急為上務斥衣賣飾一簪亡所愛死之日親疎外内皆哭出涕天蒼地黄何往何憩願得銘以相哀予與復非舊憐其意從之夫人之曾祖某祖某父某俱不仕復之凡曰某弟曰某曰某曰某孫亦好學姊妹三其長嫁杜某其次進士胥某其次戴某銘曰

人之教子教成而親死天下多如此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復也能之則欲報之德誰曰不可

鄭助教母陳氏墓銘 并序

鄭君名某字某建昌南城人吾母其從祖姑也夫人於覿為舅之妻故常得見焉鄉里陳為冠族夫人之父某贈殿中丞祖某曾祖某不仕歸于鄭氏生二男裁數歲而寡姑老子弱門內外事一介畢委于其躬性嚴正處之有宜請謝姻戚意厚諄諄用福其家以不失舊壽六十有五皇祐五年夏四月乙未卒小子曰倫既蚤死君孤露一身延其世祀曾祖某父某蓋皆善良能治生而

君繼之抑管子所謂士工商農之子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矣廣源蠻犯嶺表朝廷以空名告身屬江湖轉運使募入泉榖而郡縣風曉之君以此守撫州助教執親之喪數月得疾未葬而卒年三十有七至和元年冬十二月也二男曰某七歲曰某三歲妻謝氏獨當家事閨門無五尺之童畧如夫人初寡時嗚呼可哀也已明年三月乙酉以二喪厝于其縣太平鄉之龍安禀同塋而異壙君之姊妹六人嫁范某徐某胡某聶某陳某夏某

五女嫁陳某鄧某張某其二尚幼銘曰

吉凶在人邪彼壽者何淑於身而夭者何愆於神其曰偶然邪何再世不夭若蓁而傳夫人之意常恤後嗣其死未幾而禍猝至古人之言倚伏者猶可信而

俟邪

處士陳君墓銘

君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自有誌君性慈和且意事同産六七人身為之長當母在時一以

家事屬其弟無所前却闔門百口不識詈罵及官府召呼雖甚威怒必躬以進不移禍於人為政者似察焉未嘗辱嗜酒從游或詬而或戲之其色自若子陟有詞學愛之欲其達其在京國輙馳往視既及第為邵武縣尉至和三年春又就見之中道得疾入官舍而卒年五十四輓其喪歸冬十一月乙酉葬於郡西太平鄉金塘凡兩娶陟出蔡氏其繼徐氏生防階附隱三女長嫁朱其其二尚幼銘曰

古人以一世為夢一覺其間利害何足可道若君者其已覺也哉

宋故贈都官郎中張公墓碑銘并序

駕部張員外守盱之一年狀其先君郎中之善屬於覯願為文以表墓竊迹三代葬從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禄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故勲勞不懋名位不尊雖子孫蕃大唯致美乎宗廟彼窀穸之事無敢加焉後王損益有追贈之制恩濡泉壤咸同正官國家

仁甚於古賞徧於下凡在周行必寵貴其父母郊祀行慶踵以為常今郎中得官五品於令宜立碑而員外出刺是邦覩小草民託寄宇下見命執筆其可以辭謹按所狀而文之郎中諱某邢州沙河人曾祖諱某父諱某世不仕積善之澤漸于其躬狀貌瓌偉人鮮能及性本孝弟且意義烈自九族内外悉能和諧使無鬩很而鄉人美之豈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者邪厚本力穡以給其家身雖肥遯言必詩禮克致嗣子策名于朝又豈

所謂愛子教之以義方者邪其生五十有六年祥符癸丑夏四月卒即葬于所居西偏既而贈大理評事殿中丞屯田職方員外郎都官郎中夫人柴氏某縣太君生男女五人員外名某習孔氏尚書景德中及第試于州縣無曠厥職由大理寺檢法陞審官籍其脩天聖編勑與有勞焉歷鎮五郡稱為盡心四女伯仲皆嫁李氏叔趙氏季尹氏員外之二子業進士今賦于太常矣後祚饒衍胡可量哉銘曰

大河之北　土風朴渾　公宅其閭　孝義終身
閨門雍雍　鄉黨欣欣　生而不試　沒乃推恩
君仁有加　子心罔極　贈官五品　立碑九尺
慰彼顛靈　光于墓域　後昆之才　孝思是則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江公墓碑銘 并序

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長人者不恤義
教而一之刀筆雖聖與庸或無以異矧其人品中下云

哉世俗所以不甚相過者無足可恠士大夫不以賢自待蒙耻苟得習以為宜上亦不以賢待之動有法令不得行其意爵列於朝而習吏胥之業故愚者亦足尸一官賢人歛手于位就繩墨間有可道者則今之循吏也已嗚呼江公非循吏而誰歟公諱鎬字某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得汀州推官縣興化軍判官除大理寺丞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貟外郎屯田郎中其使知陵州仁壽婺州金華縣知英州通判潤宣州知建昌

軍處州遂致事年七十卒時慶歴六年也公弱好文學性孝友既耆而執清河太君張氏之喪尚致毀於請老當得一子官舍其孫以與弟之子棊人以是稱焉明且慎善聽治在興化常受命使府决諸郡之獄故僉薦之仁壽洪氏常為里胥利鄰人田紿之曰我為若税免若役鄰喜刻其税歸之名於公上逾二十年且偽為劵茶染紙類遠年者以訟公取紙即伸之曰若遠年紙裏當白今表裏一色偽也訊之即服金華舊梗而説公之致

粤氏勤於役其胥或世世與其族異財而同籍率一胥影户數十公至英乃擿而旬用之轉運使指以示他郡下户獲安在建昌擊豪猾敝蕞若山重于今有述焉娶同郡戴氏封萬年縣君生六子而卒長男某都官員外郎蚤有譽不幸死矣某著作佐郎某太廟齋郎皆有學行三女嫁進士毛某程某潁州推官馬某皆良也曽祖某不仕祖某沈水尉父某贈都官郎中自十六代祖世源因官占衢州開化其上不可知凡一姓多者數望

俗以意稱之問其譜則亡或斥古之顯者以為祖是之謂誣故不書覼縷為公𣅈著作使來告喪以既葬弗及誌惟令五品有碑請列兹文而繫以銘曰

善不獨善　既施於民　福在子孫　不止其身

少進老退　始卒無悔　死而有知　何慶之大

宋故將仕郎守太子中舍致仕宋公及夫人壽

昌縣君江氏墓碣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江南宰相齊丘之族遭亂播遷自洪

州南昌家建州建陽曾祖某祖某以是無聞焉父某讀書
容死太平州公少時亦不顯既而有子曰咸字貫之受位
於朝例以公為大理評事歴衛尉大理寺丞太子中舍致
仕年八十一夫人江氏江南翰林學士文蔚之曾孫本朝
職方員外郎翹之孫汝州龍興縣主簿湜之子累封長安
壽昌縣君年八十慶歴八年冬十二月壬午卒越八日己丑
又有公之喪皇祐元年秋九月己酉合葬于所居壕南從
先塋也公逮事祖父母能致其孝以寡兄弟具母程氏篤

愛之欲無去其家故不使宦學然性憙事鄉之儒衣冠者多與之交見人子孫孝弟學文不啻出諸已有良紙筆必往遺之夫人善言語有識於家內外靡不規正而姻族信之前失數子乃謂公曰積善餘慶今生子不育無乃父母有所闕歟姑自修而已用是時異夢而生貫之總角好書不同羣兒夫人曰此子必興宋氏吾叔父知南劍州可使從之學矣則司勳郎中名拯者也不數年而貫之大成應舉得官由州縣至常參皆補東南以便侍養公老而靜勝日於官

舍焚香誦佛書有佳山水未始出遊迹其所為亦足以遠嫌疑非苟然也夫人雅知予初貫之知尤溪在上位者嘗以憾故使爪牙吏求貫之之私將傅於法及知瓊州亦如之間者鮮不憂而夫人諗公吾兒志大且廉決無私事為人所得不足憂也已而果然耄年俱不病自知將死教令婦子疊疊如平常鄉人異之三男貫之為屯田員外郎有文章年逾五十學問不倦書非聖人作一切鋤去不問至于為吏亦多見稱此其功名未易知次曰

其頗儁才蚤死曰其能治生得其母心二女嫁李氏饒氏覯辱貫之遊而不獲拜其親於葬又不克會今貫之乃來求文謹次所聞而屬之銘曰

壽考人之願而夫婦偕老有嗣家之幸而其子知道四者得之固已足矣又申之以官邑之號苟為不善之人安能到此哉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碣銘并序

南城治之右麻姑山前左麻源東南其地曰某某是惟邑人陳公之墓公諱某字某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歴郴寧洪州推官五遷為都官員外郎知宜春臨川貴溪豊城縣年六十有三而終實至和元年公少好學以其才有鄉曲譽性重慎不易出言視之若無白黑及逢其人則亹亹是非必中與人交外澹泊然其義分雖白首如初在官文理堅著罔有鏬兆其所持操亦不可奪郴有土茶既貢而賣其餘公言其賦民轉運使以聞及其貢者

皆免洪有乆獄逮證不已公與守爭守怒而起終以公
為能遂舉之臨川民有以庶弟為異姓者買吏得直莫
克為辨公召語之不刑而服其行事多此類故在幕職
時舉者十有七人張伯起吳安道蘇儀甫趙叔平皆世
名臣居家孝友親既沒十年與其弟某居無間言若親
若故或旁以生要之言行一有繩準鄉人畏之晩意吟
詠乆而益工不善飲酒發懷散憂必以詩其存者若干
首將老于山林未及言而疾作哀哉葬禮有碣宜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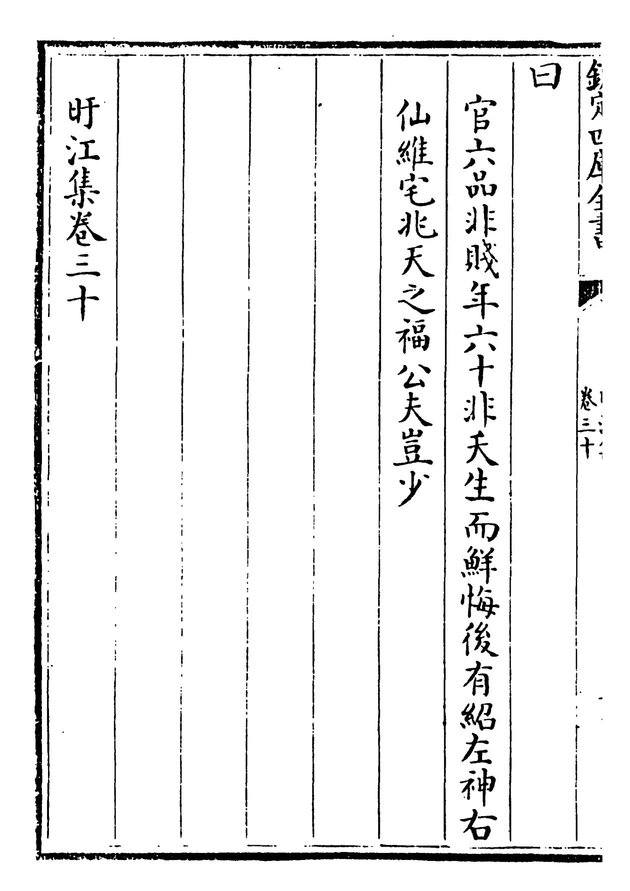
銘其繫世則誌諸壙銘曰

楚之東兮吳之西山雄石俊兮盱之湄公將退兮隱於詩巒鸞鵠兮裼蘭芝志不就兮以長歸曰天與命兮窈難知千萬年兮識者誰公之美句其傳之

宋故朝奉郎尚書都官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建昌南城人進士及第為郴州軍事推官罷得寧州未行以鹽鐵判官舉監海州洛要場遭母憂

復常權洪州觀察推官除大理寺丞知袁州宜春移雅州廬山父老改撫州臨川除殿中丞又以憂解既而知信州貴溪除太常博士明堂禮畢遷屯田員外郎替知洪州豐城除都官員外郎至和元年二月乙卯卒年六十三以其柩歸明年及此月某甲子葬于某鄉某里某地名曽王父某王父某不仕父某贈某官母周氏某縣君妻黄氏某縣君長男某廣文生再就禮部試次某不應舉次某一舉下第死于京師女嫁黄某范某黄某銘



曰

官六品非賤年六十非夭生而鮮悔後有紹左神右

仙維宅兆天之福公夫豈少

盱江集卷三十